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人文庫 一四九七



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

年 馮 著
里 鈞 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牟里 著
馮承鈞 譯

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序

中國歷史應用科學方法整理，今日略具科學常識者，莫不知之。書本不可盡信也，茲舉一例以明之。司馬遷西漢時人也，著所謂五帝本紀。五帝時無書，則五帝本紀之史材，必未取材於五帝時之書；祇能取材於最近數百年間留存之簡策以及古代傳說而已。嚴格言之，五帝是否有其人，尙屬疑問也。予常見今人所繪之關羽像，手執唐以後所裝之春秋本，後人之述古史，得無類是。今日欲知古代之史事，非取古人直接留示吾人之遺物研究不可。實地探考，科學發掘，蓋爲今日史學家不可少之方法。此埃及之所以能有八千年之歷史也。

吾國史書少所整理。研究史學者，囿於所謂正史，故亦少所

發明。近二十年始稍稍有人整理，然亦僅九牛之一毛耳。予曾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，數年前先從古史着手。研究愈久，困難愈多。蓋既不願追踪馬驢之剪裁事業，亦未能實地探考，與史書對證。雖讀徧史書，又有何益。乃改而繙譯外人已經整理之著作。此中國之旅行家及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二書繙譯之緣起也。近又於一九二二年通報中，獲見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（*Les anciennes villes de l'empire des grands Leao au royaume Mongol de Barin.*）一文，係牟里神甫實地探考之成績，將千年來無從尋覓之上京位置，一旦發見，亦整理中國史有價值之著作。爰爲譯出，以示今之治史學者，俾知不必遠至燉煌，遍地皆有歷史寶藏也。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，馮承鈞識。

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

牟里君以此稿寄予，并囑校訂。顧此稿關係甚巨，除將錯誤顯明之處，如誤以薛映爲富弼一點校正外，其他一仍原稿之舊。鄙意則附注於括弧之中。至其地理考證，是否正確，俟將來比較俄日學者之著作，再事詮考云。

伯希和附注。

廣袤之蒙古，常爲戰場。歷代民族更迭擾亂中國北部，侵略其城市，屠殺其人民，而爲中國皇帝之憂者，已多數世紀於茲矣。東蒙古一地，自亦不乏此類驍勇之人，契丹其一種也。

當紀元五世紀時，中國史書紀述契丹之源來云：『相傳有

神人乘白馬，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，有天女駕青牛車，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，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，爲配偶，生八子，其後族屬漸盛，分爲八部。』（遼史卷三十七。）

前記之潢水，卽蒙古人今日文言所稱之西喇木倫（*Sira-muren*），俗稱之洒喇木倫（*Sara-muren*）；土河卽今中國人所稱之老河，蒙古人所稱之老哈河（*Loxa-muren*）是已。馬孟山在今塔保洛窪大平原之西，平地松林在潢河源附近圍場以北。此高地平原，應爲今日赤峯縣西之大高原，土人所稱爲之漫墊子是也。

契丹最初卽居東蒙古西喇木倫及老哈河匯流之處，其先世爲東胡之餘衆，保鮮卑山，因號鮮卑，至太祖阿保機統一八部

時始強，太宗德光於西元九三八年建大遼帝國。

遼國之歷史，人已知之。中國史書中之遼史契丹國志等書久已爲中學家所引用，其地理方位，亦非人所不詳之祕。遼史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所載京府州縣，已甚詳晰矣。在長城以內之城鎮，史書記載明瞭，不難知爲今之何地。顧長城以北各地，頻經戰爭，如女真之侵入，元代之統治，以及明初皇帝之攻掠，昔日行政中區，已毀滅淨盡。今日土人因蒙古人之傳說，祇能記憶二三故城之名。至若久據東蒙古之契丹民族，則忘之久矣。雖然，城鎮雖毀，廢址猶存，此種古跡，尙散布於蒙古各地，詳細研究史地著作，終不難發見此種廢址之舊名也。

契丹發源地，卽在今之東蒙古巴林旗中。予之探考，僅限斯

地。遼之上京，中日、歐洲學者意見不同，迄今尙難確定爲何地。此予一再旅行巴林左右二旗之動因也。予留大營子傳道會二年，右旗地理知之甚稔。至左旗則已經過二次，第一次在一九一二年九月，第二次在一九二〇年五六月間。

夫欲探考上京之地理方位，應遵十二世紀時中國之一旅行家所經行之途程，輔以其他著述，收效較易也。此旅行家卽遼史所誌之薛映。

薛映之行程

沙畹 (Chavannes) 君於亞洲報 (Journal Asiatique) 中，(一八九七年五六月刊，三七七至四四二頁。一八九八年五六月刊，

三六一至四三九頁。已將旅行契丹女真之中國旅行家遊記譯載。其間有名薛映者，卽今日吾人之嚮導也。其留存之行記雖略，然不乏地理知識。其與胡嶠之陷虜記異者，自中京至上京，明載路程，且逕向北行，較之迂曲繞行之跡爲易尋也。

據遼史卷三十七地理志所引，『宋大中祥符九年，（西元八九六年）薛映記曰：「上京者，中京正北。八十里至松山館。七十里至崇信館。九十里至廣寧館。五十里至姚家寨館。五十里至咸寧館。三十里渡潢水石橋。旁有饒州，唐於契丹嘗置饒樂，今渤海人居之。五十里保和館，渡黑水河。七十里宣化館。五十里長泰館。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，卽祖州。又四十里，至臨潢府。自過崇信館，乃契丹舊境，其南奚地也。入西門，門曰金德，內有臨潢館子

城。東門曰順陽。北行至景福門，又至承天門，內有昭德、宣政二殿，與氈廬皆東向。臨潢西北二百餘里，號涼淀。淀在饅頭山南，避暑之處。多豐草。掘地丈餘，卽有堅冰。」

薛映行記疏證

吾人首應注重者，確定上京之方位也。遼史所引宋王曾上契丹事，予將有志譯刊。茲將中京大定府位置於老河左岸之證據，暫不申述，僅說明該處有大明城廢址，（大明或爲大寧之轉。考遼金之大定，卽元之大寧，蓋北方之京語，n聲逐漸變爲m聲，東蒙古亦兩聲混而不分，如棉花讀如 *niao-houa* 之類是也。）此城在老河左岸，崑都河及霍爾霍河之間。茲舉一事以證大明卽

爲中京大定。據王曾所述，中京大定府城，城內西南隅有小岡，東蒙古各故城中具有此地勢者，惟有斯城。除不信賴王曾之說外，實無法反證今之大明廢城，非遼之中京也。況王曾之說外，尙有證實王曾所述之材料歟？

薛映自中京至上京之行程中，有一最重要之點，足以指示吾人者，潢水石橋是也。石橋以南各站，吾人現在固無法探考，蓋薛映行記祇記載所宿館舍之名，及其間之距離而已。第昔日東蒙古有居民之處甚多，欲知此種館舍之所在甚難。薛映並未識及山岳城村之名，卽其所述之水道，亦未完全留示後人也。

雖然，其行程則明言自南而北，自中京至上京也。由此推之，其所經之路程，大致首途於今日之大明，經西橋，樓子店，糖房營

子，而抵今日之赤峯縣（Olun-Xata）。此道山岳甚多，不容另覓他道。此外更有一道，循老河行，經二十家子，高糧杆子店，沒里河，大拉明安，而抵赤峯，然又與『正北』之記載不合，薛映必未經行此途也。

薛映並未經過高州及松江州，否則必於行記誌及。其行程在二州之間，可無疑也。薛映至赤峯附近渡英金河。其渡英金河必不在上游。如在上游，須渡錫伯河，半拉箭川，英金河，三水，繞道甚遠也。稍明此地路途者，必以爲欲赴巴林橋，必經大木頭溝。至此始有歧道。再經四道溝梁，烏丹城，而抵石橋。

由大木頭溝向西北行，另有一道過沙子梁，杜家地。登高原，過三叉口。下高原，過廣德宮，黑水梁，七棵樹，而至石橋。

自大明至石橋，並不循水道流域行。蓋此處流水方向爲西東，而薛映行程爲南北也。是其行程所經，必越山渡河。顧此處山岳，非到處可越者，須經隙商可越之峽道。此種峽道，予以爲大致今昔多同也。舊道固有變更者，如黑水梁峽道，昔日在山峽之中，今山峽已凹落，峽道改在西面山腹之上矣。

薛映經過烏丹城，亦非不可能之事，蓋此途較黑水梁一道遠近相距不多也。自赤峯至烏丹一百八十里，自烏丹至石橋一百二十里，都三百里。黑水梁一道則有二百八十九里。難者曰，薛映如經烏丹，必誌及今日尙可見烏丹城之廢址。殊未知此城遼時尙未建築，元時始有之。斯又不足證明薛映未經此道也。

遼史所誌薛映之行程不一。卷三十七所引薛映記曰：『八

十里至松山館。』而卷末又增改爲『八十里至臨都。四十里至官窰。七十里至松山館。』

據此二說，自中京至石橋，由前一說爲三百七十里，由後一說爲四百八十里。予曾計算路程，自大明經沙子梁、黑水梁至石橋，約五百里。如經烏丹城，當不止此數。由是觀之，遼史前記有缺文，後記乃根據富弼之行程改正也。

關於松山館，吾人應爲說明者。遼史卷三十九列有松江州，統縣一，松江縣。州城廢址在盛甲山半拉箭川流域之中，兔兒都（*Txolatho*）地方附近。兔兒都之西有村名城子。城子附近，可見

松江州舊城。承德府志卷二十一誤以此城爲在小烏珠穆沁，蓋是處亦隱有一舊城廢址也。據志載，是城應在遮蓋山西北二十

里。熱河志引一統志，亦云松州（即遼之松江州）東南二十里，有遮蓋山。此山即今之大碾子洞，一一四三年金代碑文尙存。金時於遼之松江州舊治設松山縣，元時爲松州。遼時此城在昔日松漠邊界，包括今之圍場及克什克騰旗。松江縣境內有松山，薛映行記之松山館，疑在此山之間，或山谷之內。此外館舍，後別有說。

前此予以爲十二世紀之石橋，即今之巴林橋，茲於下節證明之。

潢河石橋

昔日潢河石橋，今應尙在舊處。理由有二。一因此處可以建